

陈述先生关于契丹源流的论述

高路加 景 爱

一个民族的起源和流向,是民族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。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早已消失了的民族,搞清其来龙去脉,更具有特殊的意义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民族有全面的完整的认识。

陈述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辽金史专家,毕生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契丹史研究,有关契丹史源流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,在他的许多论著中,都论述过这个问题,所取得的结论性意见,广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采纳。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,有必要对陈述先生关于契丹源流的论述加以总结,从中可以看出陈述先生的卓越贡献,有志于辽金史研究的人,都应当有所了解。

一、关于契丹出现的时间

在《魏书·契丹传》中,对契丹的出现有所记载:“契丹国在库莫奚东,异种同类,并为慕容晁所破,俱窜于松漠之间。”同传称,这是登国三年(388)所发生之事。故后世学者,多认为契丹起源于北魏之时。

西晋人吕忱所撰的《字林》中,已有契丹之名。故清人诸可宝提出,自汉代以来契丹即已出现。冯家 则认为,《字林》所载契丹,为后人窜入,不足为据。于是,《字林》所列之契丹,处于疑是之间,学者不敢轻易引用。

陈述先生则弃此,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。他指出,依逻辑次序在契丹名号出现以前,“必先有此集群(部落、部族)。至于《魏书》为之立传,更属较后之事。”为了证明这一点,陈述先生列举了若干事实。

在《高丽史》卷10,载高丽小兽林王八年(378),有“契丹犯北边”之事。《晋书》卷28,义熙元年(405),有“慕容熙伐高丽,以苻氏从……熙与苻袭契丹,憚其众”的记载。这些都表明,早在登国三年以前,契丹即部族甚众,反映出其由来必久。范镇《东斋纪事》卷5载,范镇曾问契丹史官:“(契丹始祖)奇首八男为中原何代?”答曰:“略是秦、汉时”。《金史》卷67《回离保传》,则明确指出:“库莫奚,契丹起于汉末,盛于隋、唐之间。”这与《东斋纪事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。

基于上述的记载,陈述先生指出:“契丹部族可以肯定先于元魏建号”。至于是否早到汉末,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,陈述先生持慎重态度,没有作出明确回答,留给后人继续研究。不过陈述先生上述的论述,开阔了人们的思路,给学者的启发,有志者不妨加深研究。

二、关于契丹族的起源

在旧史中,关于契丹的起源是不清楚的。《魏书》称契丹与库莫奚异种同类,库莫奚为“东部宇文之别种”。什么叫“异种同类”?前人多不解。陈述先生解释说:“种的范围小,类的范围大。类、种在民族方面的古老用法,寓有族、部的含义。”依此,则契丹与库莫奚的关系,属于同

四、契丹后裔达斡尔族

陈述先生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,指出在辽亡以后,“有一部分以库烈儿为首的契丹群众向北迁徙,退出了金(女真)的统治范围。”他们“转移到北山以后,仍然过着射猎畜牧和粗放的耕种生活。”所谓北山,即今呼伦贝尔北部山区,这里有座黑山头山,在元代被称作“苦烈儿温都儿”,即是以契丹首领库(苦)烈儿得名。

陈述先生查阅大量资料后,指出:“当元明交替的军事政治变动中,临潢地带的契丹人,和留居库烈儿山、根河、斡嫩河一带的契丹人,一直留居在黑龙江沿岸”,他们就是达斡尔族的祖先。

在达斡尔人中有一个传说:在辽亡时,有一小部分契丹人逃亡到由西拉木伦、哈刺木伦到黑龙江、精奇里江、西勒克尔、格尔必齐、鄂嫩河等地,过着游牧打猎,并种荞麦、燕麦为生。陈述先生指出:“这个传说,在达斡尔民间普遍流行,流传的人,口口相授,他们并不知道有契丹遗人库烈儿北迁事,在辽、金、元史的研究中,已成为一段佚史。这段佚史材料中的事实和民间材料的结合,尤其是达斡尔人供奉的库烈儿佛,对契丹达斡尔的渊源关系,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”

除此以外,陈述先生还从语言、地名、风俗习惯、歌谣等各个方面,找出了达斡尔与契丹有许多共同的地方,进一步论证了达斡尔来源于契丹,是契丹人的后裔。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人,是契丹人的后裔,不仅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采纳,也为达斡尔族所接受,目前已成为定论。

陈述先生关于契丹族源流的论述,从本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,不断补充,反复论证。从这些论述中,我们不难看出他严谨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,很值得后人借鉴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- 1.《契丹史论证稿》,国立北平研究院1948年9月。
- 2.《契丹政治史稿》,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。
- 3.《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》,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》第5期,1956年。
- 4.《哈喇契丹说》,《历史研究》1956年第2期。
- 5.《关于达斡尔族的来源》,《中国民族研究集刊》第1期,1955年9月。
- 6.《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》,《民族研究》1959年第8期。
- 7.《关于土族的来源》,《历史研究》1962年第6期。

(上述均是陈述先生的论著,故不署名。)

欢迎订购全国中文(历史类)核心期刊《史学史研究》

创办于1961年6月的《史学史研究》,得到读者、作者的爱护和支持,刊物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。1996年,刊物再次被评为全国中文(历史类)核心期刊。

2000年,我们将改进工作,提高刊物的质量,力争在各个方面有更大的改进。热诚希望学术界、教育界朋友继续给我们支持,欢迎赐稿,欢迎订阅。本刊自办发行,订购者可将款汇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。邮编100875。每期每份5.00元,全年20.00元。

一民族中的不同部落群体,从而使以前的疑惑,得到了科学的说明。

库莫奚为东部宇文氏别种,《十六国春秋》则称宇文文化属于鲜卑别部。那么,契丹、鲜卑自然属于鲜卑族。然而旧史中又有与此不同的记载,《旧五代史》卷137称:“契丹者,匈奴之种也”,“奚国,匈奴之种也。”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宋会要》、《文昌杂录》,亦有此种记载。那么,如何解决这个矛盾?契丹、库莫奚与鲜卑、匈奴到底是何种关系?

《后汉书·鲜卑传》载,东汉和帝永元中,窦宪大破匈奴,“北单于逃走,鲜卑因转徙其地,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落,皆自号鲜卑,鲜卑由此渐盛。”据此,在东汉时代鲜卑曾接纳、融合大量的匈奴人,旧史中或称契丹、库莫奚源于鲜卑,或称属于匈奴之种,都是出于上述原因。有鉴于此,陈述先生指出:“看来匈奴、鲜卑似无何不同,最低没有什么大的不同。”由于鲜卑出于东胡,因此,陈述先生又指出:“契丹、奚(即库莫奚)皆东胡,而此东胡又是极度接近匈奴者。”

在此基础上,陈述先生又进一步指出:“在文献考古材料中,契丹的语言、发式、衣饰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,表明他们属于蒙古语族。”因此,又指出:“契丹来源于东胡,属于蒙古系。”

陈述先生的上述论述,已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和接受。

三、契丹被他族所融合

契丹曾强大一时,它所建立的辽(又称契丹),与五代、北宋相对峙,曾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。然而其政权为女真颠覆以后,契丹族则走向衰落,其后裔的命运和下场,也是契丹族研究的重要方面。陈述先生对辽亡后的契丹人,作了追踪研究,发现在金代、元代契丹人仍相当活跃,后来则逐渐被其他民族所融合。

据陈述先生研究,契丹失国以后,大体分为三部分。以耶律大石为首的契丹人西迁,在中亚建立了西辽。刺施特《史集》称之为哈刺契丹,意为黑契丹。因此,许多学者认为黑契丹为西辽的专称。陈述对此进行研究以后,发现居住在东方的耶律留哥,也有黑契丹之称(见《高丽史》卷23)。他明确地指出:“契丹应有黑契丹的称号,哈刺契丹并不专指西辽。”从而澄清了过去人们对黑契丹的误解。陈述先生深入研究后发现,契丹人有尚黑的习俗,黑契丹(哈刺契丹)即由此而来。不仅契丹尚黑,古代北方草原上其他民族也尚黑。

西迁的契丹人,在元代以后逐渐被当地的民族所融合。陈述先生指出,他们有的融入蒙古族,有的融入东干族(在克尔克兹斯坦),也有的融入土族。现在青海土族地区,有乞塔坪、乞塔堡、乞塔城,表明以前这里居住过契丹人,是契丹人留下的地名。

陈述先生指出,仍居住在原地的契丹人,都成为金廷的属民。由于不满于女真人的统治,有些契丹上层(如耶律余睹、移刺撒八、移刺窝斡、耶律留哥、斫答、比涉儿、扎刺儿),曾率众举行过复国运动,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契丹人后来投向蒙古,为蒙古人效力。在元代和元代以后,这部分契丹人先后被蒙古族、汉族、女真族所融合,有的改为汉姓,在他所居住过的地方,留下了耶律各庄、哈刺屯、律家庄,达子庄之类地名。

在元代有的契丹人参加了蒙古的南征,被称作“黑军”,此事在碑志中有所记载。他们到达云南以后,即定居在那里。在云南施甸、保山、龙陵的蒋姓(莽阿蒋),自称为耶律氏后人,并保留有族谱。陈述先生指出:“这些契丹耶律氏,显然是从军南来,以后就留驻著籍的。”陈述先生的论断,被近年的民族调查所证实,发现云南境内有15万契丹遗民,在清代的墓碑上,刻有契丹小字,这是最确凿的证据。(见孟志东《云南契丹后裔研究》)